



西方思想经典文库

论人的奴役 与自由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 著
张百春 / 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西方思想经典文库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

[俄]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 著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

中国城市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 (俄罗斯) 别尔嘉耶夫著: 张百春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12

(西方思想经典文库)

ISBN 7-5074-1365-9

I. 论… II. ①别…②张… III. 人格主义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7375 号

责任编辑 何玉兴

封面设计 刘志刚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84275833 传真 84278264

电子信箱 citypress@sina.com

读者服务部 84277987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字数 192 千字 印张 10.375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21.00 元

本书封底贴有防伪标识。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举报电话: (010) 84276257 84276253

M38A56/06

《西方思想经典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编：霍桂桓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才勇	王柯平	田 平	田时刚
艾四林	刘 耳	曲跃厚	李醒民
陈 新	陈亚明	陈春文	张百春
张廷国	张桂权	余碧平	林克雷
金惠敏	杨富斌	姚大志	洪定国
党国英	梁光严	韩东晖	童奇志
曾晓平	霍桂桓		

总

序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我们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加快与西方世界接轨的步伐;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显然需要对西方世界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它的思想和文化进行更加系统和全面的了解、学习、分析和把握。因此,我们编委会在国内外学术翻译界和北京的中国城市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继承前辈学人翻译和传播西方典籍的优秀传统,全力推出《西方思想经典文库》,以求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自己的扎扎实实的贡献。本《文库》的宗旨是,广泛联系国内外翻译界的译者同仁,尽可能准确、系统和全面地向汉语学术界译介西方

自有史以来出现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之具有代表性和思想深度的重要理论著作。无论哲学方面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自然哲学、心灵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文化哲学等等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学科的具有思想深度的重要理论著作；无论西方名家宿儒的成名之作，还是国外学界新秀的扛鼎名篇，无一不在我们的搜罗移译之列。我们所着重强调的只有两个侧面：第一，所选译的著作必须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观点的独创性，力求囊括、但并不仅仅拘泥于所谓“名家名作”；第二，通过所选译的经典性著作，努力梳理和勾勒西学之中各个学术思想流派的演化和变迁过程，力求通过“查漏补缺”和“引介新人”并重、“追根溯源”和“迻译新篇”并举，为汉语学术界提供尽可能系统和全面的西方思想文化图景。

这样一来，难免会涉及如何处理有关引介西方学术思想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近八十年、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民族的指导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不仅更加有能力、也更加有必要，了解、认识和批判扬弃那些曾经构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其中产生的西方思想文化背景的各个思想流派及其著作

——所谓“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之中产生和发展壮大的”，恰恰说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惧怕面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是努力通过对它们进行科学的剖析、批判和扬弃，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得到科学和健康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以尽可能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整、准确、实事求是地把这些著作的真实面目呈现在汉语学术界面前，供大家进行比较、分析、鉴别、批判扬弃之用。我们认为，这样的基本立场和做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自知，”从事这样一种宏伟而又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我们的编委会全体成员同心同德、付出扎扎实实而又坚持不懈的努力，需要国内外翻译界同道的大力扶持和协助，同时也非常需要汉语读书界广大读者、同道和师长，出于公心而关心和爱护这项本来属于我们大家的事业，多多提出批评建议、多多加以大力扶持。在这里，我谨代表我们编委会全体成员，预先向所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关心这项事业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谨此为序。

《西方思想经典文库》编委会

主编：霍桂桓

2001年6月18日

目 录

1	代前言——关于我的思想中的矛盾
18	第一章
18	一、个性
65	二、主人、奴隶和自由人
82	第二章
82	一、存在与自由
	人受存在的奴役
94	二、上帝与自由
	人受上帝的奴役
108	三、自然界与自由
	宇宙的诱惑以及人受自然界的奴役
120	四、社会与自由
	社会诱惑以及人受社会的奴役
138	五、文明与自由
	人受文明的奴役以及文化价值的诱惑
153	六、人受自己的奴役以及个人主义的诱惑

163	第三章
163	一、王国的诱惑
	国家的双重形象
182	二、战争的诱惑与人受战争的奴役
193	三、民族主义的诱惑与奴役
	人民与民族
203	四、贵族主义的诱惑与奴役
	贵族主义的双重形象
213	五、资产阶级的诱惑
	财产与金钱的奴役
223	六、革命的诱惑与奴役
	革命的双重形象
236	七、集体主义的诱惑与奴役
	乌托邦的诱惑
	社会主义的双重形象
262	八、爱欲的诱惑与奴役
	性,个性与自由
280	九、美的诱惑与奴役
	美,艺术与自然界
292	第四章
292	一、人的精神解放
	对恐惧和死亡的胜利

302

二、历史的诱惑与奴役

对历史终结的两种理解

积极—创造的末世论

如今嘲笑自由成为时髦，人们把自由当作无用的陈腐观念。我不赶时髦，我认为，没有自由世界上什么也不存在；自由给生命以价值，即使你认为我是自由的最后一位保卫者，我也不会停止为自由的权利而呐喊。

——夏多布里昂^[1]《墓外回忆录》

代前言

——关于我的思想中的矛盾

在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回顾了一下过去，当时曾有这样一个愿望，向自己和他人解释我的理性和精神之路，理解我的思想在时间中表现出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矛盾性。本书论述的是人的奴役与解放的问题，就其中的许多部分看，本书属于社会哲学，但它所表达的是我的完整的哲学世界观，本书的基础是人格主义哲学。这是我对真理的漫长的哲学探索

之路的结果，是我为重估价值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结果。在我的哲学生存之路上，没有仅仅去认识世界的愿望，我对世界认识的愿望总是伴随着改造世界的愿望。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感情上，我一直否认，这个给定的世界是稳定的和最后的现实。本书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我以前的著作中所表达的全部思想？思想家的思想之发展是在什么意义上存在的？这个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还是其中包含着间断并经历着危机和自我否定？我的思想的发展在什么意义上存在，其中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有这样的哲学家，他们一开始就建构体系，一生忠实于这个体系。还有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自己的哲学里所表达的是其精神斗争，在他们的思想里可以分出不同的阶段。在动荡的历史时代，在精神变革的时代，一个哲学家如果不愿意成为书斋式的和本本主义的人，那么他就不能不参与精神斗争。我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学院式的哲学家，从来也不希望哲学是抽象的和远离生活的。我一直都在读书，读了许多书，但是我的思想根源不是书本。我总是把所读的书与自己所体验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我甚至从来都不能按照另外的方式理解任何一本书。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哲学永远是斗争。柏拉图、普洛提诺、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都是如此。我的思想一直是属于存在主义哲学的类型。在我的思想里可以找到许多矛盾，它们是精神斗争的矛盾，生存自身中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可能用表面的逻辑统一来掩盖住。思想的真正

统一与个性的统一相关，是生存的统一，而不是逻辑的统一。而生存是矛盾的。个性是变化中的不变性。这是对个性的实质性的定义之一。变化发生在同一个主体里。如果一个主体被另外一个主体所替代，那么这里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如果变化变成了背叛，那么这样的变化将破坏个性。如果一个哲学家哲学思考的基本主题，思想的主要动机，价值的基本定位发生改变，那么他就是在背叛。精神自由在哪里实现以及怎样实现，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如果对自由的爱被对奴役和暴力的爱所取代，那么，这里就发生了背叛。观点的改变可能是事实上存在的，但也可能是事实上不存在的，那是由于人们从不正确的视角看待这些观点。我认为，人完全是矛盾的和极化的存在物。哲学家的思想也是矛盾的和极化的，如果这个思想没有完全与原初的生命分离，而是与之保持联系。哲学思想是个复杂的东西，甚至在逻辑性极强的和最流畅的哲学体系里也可以发现其中矛盾因素并存。这并非坏事，而正是好事。思想上的彻底的一元论是无法实现的，如果实现了这样的一元论，那才是件坏事。我很少相信建立哲学体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从来没有一个是彻底的和完善的。黑格尔哲学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其中思想的进程和辩证法接受了一个完备体系的形式，就是说，仿佛辩证的发展被终止了。精神进程以及精神里不断产生的矛盾的终止只能是世界的终结。在世界的终结之前，矛盾是不可能被消除的。

所以，思想必然要转向末世论的前景。末世论的前景给思想以相反的解释，并在世界生活的内部产生矛盾和悖论。返诸自身，我想确定我的整个生命和思想的基本主题和价值的定位。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我的思想的内在联系，其中对变化中的不变的东西的忠实。我关于社会生活的意见中的基本矛盾与我身上并存的两个因素相关，一个是对个性、自由和创造的贵族式的理解，另一个是按照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那样，肯定每一个人，最卑微的人的人格，保证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这也是我对高尚的世界、对崇高的爱，与我对卑微的世界、对遭受痛苦的世界的怜悯之间的冲突。这个矛盾是永恒的。尼采和列夫·托尔斯泰与我同样地接近。我对马克思评价很高，对梅斯特尔和康·列昂季耶夫的评价也很高。雅·伯麦与我很接近，他是我所喜爱的思想家，康德与我也很接近。如果平均主义的暴虐凌辱我对个性的人格的理解，凌辱我对自由和创造的爱，那么我就起来反抗它，并准备以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抗。当社会不平等的保卫者无耻地维护自己的特权时，当资本主义压迫劳动群众，把人变成物时，我同样起来反抗。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否定当代世界的基础。

只有转向哲学家对世界的最初感受，转向他对世界的原初认识，才能解释其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内在动因。哲学认识的基础是具体的体验，这个基础不可能依赖于概念的抽象组合，逻辑推理式的思想，它们只是工具。自我认识是哲学认识的主

要根源之一，当我转向自我认识时，我在自身中发现了原始的和根本的东西：抵制世界的给定性，不接受任何客体性，把它看作是对人的奴役，还有精神自由与世界的必然性、暴力与无分歧的对立。我所说的这些，不是自传中的事实，而是哲学认识和哲学道路上的事实。我的哲学的内在动力一开始就是这样确定的：自由先于存在，精神先于自然，主体先于客体，个性先于普遍一共性，创造先于进化，二元论先于一元论，爱先于法律。承认个性的首要地位就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的不平等，区分，不同意混淆，肯定质而反对量的统治。但是，这个形而上学的质的不平等完全不是指社会和阶级的不平等。不懂得怜悯的自由将成为魔鬼的自由。人不但要上升，而且还要下降。在经历了漫长的精神和理性的探索之路后，我特别尖锐地意识到，任何人的个性，最卑微的人的个性，在自身中都携带着最高存在的形象，都~~可能~~成为工具，无论是为了什么目的，个性在自身中拥有一个生存中心，它不但拥有生命的权利，这个权利被当代文明所否定，而且还拥有获得生命的普遍内容的权利。这是福音书上的真理，尽管没有被充分揭示。在质上不同的和不平等的个性，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不仅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而且在社会面前也是平等的，社会无权依据特权，即依据社会地位的差别来区分个性。主张无阶级的社会结构的思想流派所谓的社会平等的含义正应该是揭示人的个性的不平等，揭示质上的区别，不是根据社会地位，而是根据实质。于是我

走向了反等级人格主义。个性不可能是任何等级整体的一部分，它是个处在潜在状态的微观宇宙。于是，在我的意识里结合着两个原则，它们无论在世界里，还是在我自身都可能处在对抗和斗争之中，这就是个性和自由的原则，怜悯、同情和正义的原则。平等的原则自身没有独立意义，它服从个性的自由和人格。放弃社会传统，放弃贵族社会的偏见和利益，我就出自这个贵族社会，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有什么难的。在自己的探索之路上，我是从自由出发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概念和情感完全是按照传统而形成、定型和僵化的，但它们从来没有束缚我。我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属于这个知识分子的世界，实际上我不属于任何世界。此外还有我对资产阶级性的厌恶，对国家的痛恨，以及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尽管这个无政府主义是特殊类型的。不能以对世界的爱为出发点，而应该以精神自由与世界的对立为出发点。但是，从精神自由出发，并不意味着从空白出发，从虚无出发。理念的世界有精神的内容，要理解哲学家的探索之路，必须谈理念的世界。首先是关于哲学理念的世界。

如果从柏拉图主义或者黑格尔和谢林哲学的观点出发，那么就不能理解我的哲学世界观的本原，首先无法理解我的核心观念，与生存和自由对立的客体化。柏拉图和普洛提诺，黑格尔和谢林对俄罗斯宗教哲学而言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我的哲学有另外的根源。从康德和叔本华出发，比从黑格尔和谢林出发

更容易理解我的思想。康德和叔本华在我的哲学探索之路的最开始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不是学院派哲学家，我不曾属于任何学派，现在亦然。叔本华是我深刻理解的第一位哲学家。我开始阅读哲学著作时还是个小男孩。尽管年轻时我曾接近康德主义，但从来没有或多或少在整体上赞同康德的哲学，叔本华的哲学也一样。我甚至同康德进行过斗争。但他们的一些决定性的思想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我的整个哲学探索之路上一直存在。康德的二元论，他对自由王国和自然王国的区分，他的具有理性认识特征的自由学说和他的唯意志论，他对现象世界的观点，现象世界区别于他称之为物自体的真正世界，这个叫法是不成功的，所有这些思想都很合我的意。叔本华对意志和表象的区分，他关于意志在自然界中的客体化的学说，这个客体化所建立的不是真正的世界，以及他的非理性主义，都合我的意。下面就是分歧了。康德关闭了认识区别于现象世界的真正的生存世界的途径，在他的哲学里几乎完全缺乏精神范畴。叔本华的反人格主义同样与我格格不入，我敌视他的反人格主义。与我完全格格不入的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一元论、进化论和乐观主义，他们对精神、普遍的“我”、理性在世界和历史过程中的客体化的理解，特别是黑格尔关于精神的自我展开的学说，关于世界过程向自由发展的学说，关于神的形成的学说。康德的二元论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更接近真理。关于纯哲学理念就应该这样说。更重要的也许是理解，在